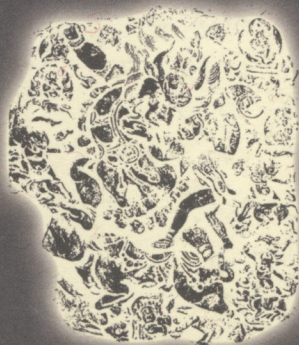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西藏玛尼石艺术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玛尼石艺术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玛尼石艺术 / 马军, 黄莉主编. —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4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ISBN 978-7-223-024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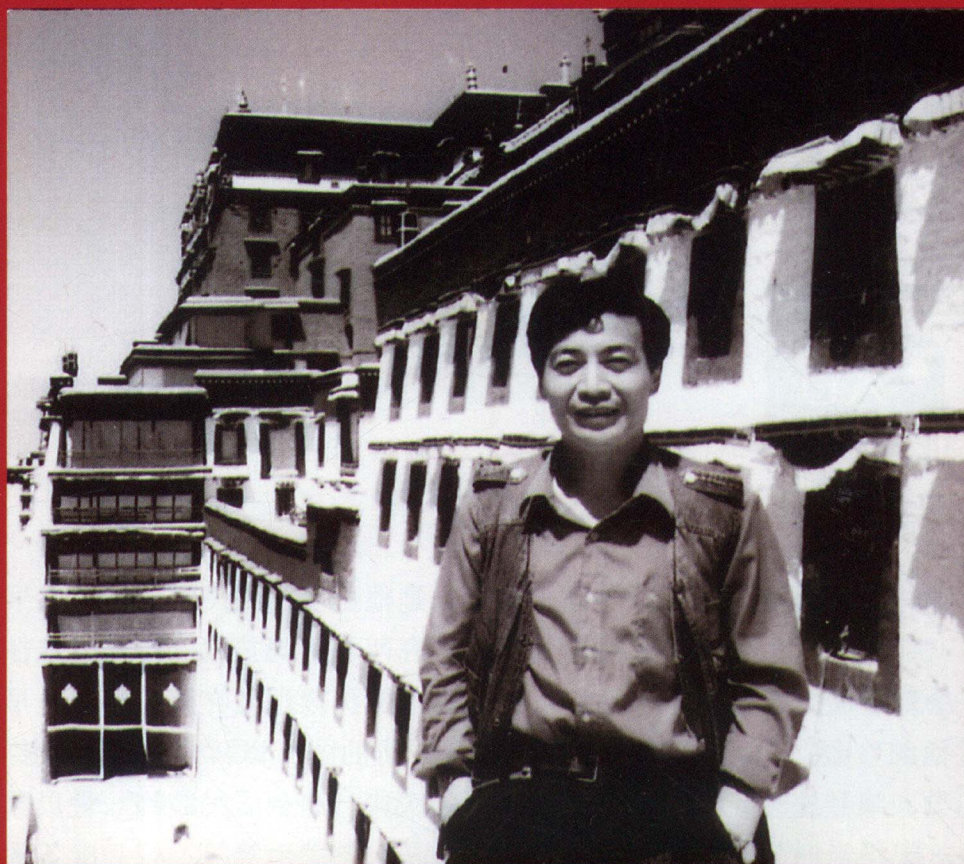
I. 西… II. ①马…②黄… III. 宗教石刻—简介—西藏
IV. K87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749 号

西藏玛尼石艺术

编 著	马 军 黄 莉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美术责编	丹增朗杰
责任编辑	李海平 杨芳萍
封面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15
字 数	42 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978-7-223-02405-1
定 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马军，男，汉族，1959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3年进藏，曾在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创办《西藏法制报》，并负责汉文版美术、摄影和文字编辑工作。《中国国门时报》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记者站站长。在藏18年，兴趣于西藏民间艺术收藏、整理、研磨，积累图片、文字资料130多本（册），文章及摄影作品多次获奖。被收入《中国摄影家全集》、《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2001年内调，现在云南检验检疫局工作。

黄莉，女，汉族，1963年生于新疆石河子。1978年进藏，1997年内调，马军之妻。

序^{XU}

马军、黄莉夫妇编著的《西藏玛尼石艺术》是他们“西藏民间艺术书系”中继《西藏擦擦艺术》、《西藏风马旗艺术》、《西藏扎嘎里艺术》之后的又一本研究西藏民间艺术的专著，现在出版了。人们都说去过西藏的人会有—种情结，会像着魔般地迷恋那里的一切，马军的痴迷程度在朋友圈中是早已出名的。差不多在十年前，马军就给我展示过他的珍藏：130多本精心制作、装订成册的图片资料，几乎将他多年来所能接触和收藏的一切都拍摄下来，分门别类，编号整理。大到山川自然、寺庙庆典，小到居民装饰、骨贝雕刻，视野之开阔，用心之精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当时就问他为何不编辑出版，马军憨憨地笑笑，说是准备不充分，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好好深入研究之后再说。而当时他的这一工作已经悄悄地进行了十余年，当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一批批地涌入西藏，也卷走了一批批随手可得的玛尼石刻、擦擦和风马旗，我曾戏言，高原的海拔也因此降低了不少。而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猎奇之举，随手又会将这些艺术品飘散了，往好里想算是法物流通吧。极少数的有心之人，也将收藏整理出版，但坦率地说，我目前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很粗陋简单。而马军、黄莉夫妇的就不同了。他们积十八年之功，气定神闲，悠哉游哉地漫步于雪域高原，耐心地收藏、整理、研究，这种态度和方法在讲求急功近利的今天实在难得，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藏学研究的民间立场和方向，他对我讲，一共八本的“西藏民间艺术书系”将会陆续出版，作为多年的老友真为他高兴！

我和马军相识要倒推22年光阴，早在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的考场我们就曾结为兄弟，那时各路的考生汇聚于京城就跟今日的民工相差无几。几十人挤住在一间教室的地铺上，夜里喷云吐雾，豪情万丈。马军的烟头不小心点燃了身下的稻草，差一点引起一场大火。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自我教育，很难顺应体制化的高考。我是连考四年之后终于进去了。而马军老弟一试不中，扭头便进了西藏。

1989年，我们在西藏的一次赛马会上偶然相遇了。当时我成了体制外的自由人，而他则做了西藏法制报的记者。藏语里老百姓把有身份和有学问的人尊称为“格啦”（意为老师或师傅）。从此我们戏称他为“马格啦”。马格啦确实不知给了我们多少帮助，从在他家混饭，到借光借车四处采风，还能一起感受盛大的宗教庆典。

到后来马军又进了自治区商检局，更有“格啦”相了。有趣儿的是这位“格啦”业余地做出了如此专业的学问。实在令我欣喜。

从来不愿给人写序或前言之类。总觉着那是老人们才干的事情，但是马老弟的事情怎能不应呢，只遗憾杂七杂八的一通乱侃不知所云，只有再次对他表示祝贺了！

温普林
2006年9月 北京

目录 MU LU

序	001-002
西藏玛尼石艺术	001-031
西藏玛尼石艺术黑白图版	032-045
西藏玛尼石艺术彩色图版	046-168
后记	169-170

西藏玛尼石艺术

马军

提笔写西藏玛尼石艺术的时候，心情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在我收藏的西藏民间艺术中，玛尼石只有几块，而拍的照片却较多，这也不足以让我激动，让我激动的是几百幅从原作上拓下来的玛尼石拓片。当我将这些拓片和照片摆在一起，对号入座，欣赏、琢磨的时候，我真正激动了起来。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在西藏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东跑西颠，走南闯北，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拍照，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拓下来，玛尼石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感悟与回报。它又把我带回了西藏，带回了打拓片时脑门上滴滴汗水用袖子一抹和来不及抹时，掉在宣纸上渲染了一片或掉在地上渗入泥土时的情景。

在写本书时，我以为自己找到了切入点和立足点，那就是也用汗水掉入泥土并渐渐渗下去，融入其中的自然状态与玛尼石和读者对话交流。

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像藏族这样把石片、石头琢磨到如此气势恢弘的神奇境界。

我常常在梦中看见雪域高原成千成万的信徒在凿刻成千成万的石头，听到成千成万颗跳动的心声与成千成万锤敲击石头时的响声交织在一起的共鸣。梦见自己在打拓片时被一次次震撼而情不自禁地喊出——玛尼石。

人类自从受到石头的启示并学会使用石头作为生产生活工具时，石头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和传奇的色彩。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时空隧道进入了21世纪，人类也走到了信息数字化时代的今天，石器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然而，高科技再神奇，也神奇不过人们面对一块灵石刹那间全部的情感与心动，刹那间的目瞪口呆与惊叹，刹那间的五体投地。

虽然现在都市的人们爱石喜石，赏石玩石，却少有崇石敬石的。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就不同了，他们也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时至今日，在他们的天性中依旧遗传着远古祖先崇石敬石的细胞，在他们的血管中依旧流淌着远古祖先崇石敬石的新鲜血液。

这个民族生从雪山大石中来，活在高原大石中间，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让世人惊叹的玛尼石鸿篇巨制，他们最爱石，最懂石，也最会用石。

爱石，我们不说了，答案不可能是否定的。藏民族的懂石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体现是：石头不仅用以制作生活器皿和工具，也是精神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崇拜物和向神灵敬献的贡品。在行为上不是单个个体，艺术家或是一群艺术家、僧人或是一个僧人群体的举动，而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全民族的壮举。

一、与玛尼石相关联的几种元素

玛尼石，我们该怎样理解你呢？

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三个字，并不困难，那就是：在西藏有一种被藏族刻上了咒语经文，各种神佛像、动物及宗教装饰等图案的石头叫“玛尼石”，它是属于石刻一类的宗教艺术品。

这是一般的理解，也是很多介绍性的文章留给人们的粗浅印象。当然，这种理解不能被看成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表面的，就事论事的理解。

我们对玛尼石的理解经历了从一般表面的现象，从偏重琢磨玛尼石这单一的方面到把与它相关的诸多元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的研磨过程。

这种被刻上了经文、神佛像等的石头为什么叫“玛尼石”呢？

玛尼石是藏汉语复合词，“玛尼”^①是藏语，即“六字真言”的简称。“石”是汉语。

藏文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哞、吽）^②是梵文的转写，是观音菩萨大悲心咒，也称“六字大明咒”、“六字陀罗尼咒”、“观音六字真言”。

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于世。佛教传入华夏大地和雪域西藏后，观音菩萨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藏传佛教视观音菩萨为雪域的救主，把雪域高原看成是观音菩萨的教化之地，西藏历史上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和历代达赖喇嘛也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观音菩萨在西藏是最被推崇的菩萨之一，不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大悲心咒也是人人会吟诵。有人说高原上所有的生灵都聆听过六字真言，此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深信不疑。六字真言在西藏的普及率之高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为什么六字真言在藏传佛教地区广大信徒心目中具有如此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呢？

《宗教词典》^③、《西藏历史文化辞典》^④、《藏族大辞典》^⑤等工具书都做了基本一致的权威解释，这里不再抄录。

多识^⑥活佛所著的《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松赞干布写了一本达数十万字的《嘛呢教言集》，六字真言除了整体含义而外，每个字还有每个字代表的意思，如六字代表度脱六道众生，破除六种烦恼，修六般若行，获得六种佛身，生出六种智慧等等。

我们再看一看藏传佛教著名高僧萨迦·索南坚赞的《六字明功德颂》：

俺能消除天界生死苦，
嘛能消除非天斗争苦，
呢除人间生老病死苦，
叭能消除畜牲役使苦，
哞能消除饿鬼饥渴苦，
叶能消除冷热地狱苦。

诸佛密乘咒，诸发集精英，
众生现祥瑞，灌顶六字明；
诸佛心灌顶，当今与汝授，
诸佛皆集会，灌顶明王咒。

俺施到彼岸，无怪世至尊，
诸佛集法身，乞加持灌顶！

嘛忍到彼岸，无怒世至尊，
大乐受用身，乞加持灌顶！

呢戒到彼岸，无诤世至尊，
三身成化身，乞加持灌顶！

叭定到彼岸，无乱世至尊，
所知一切身，乞加持灌顶！

吽勤到彼岸，无懈世至尊，
智慧普利语，乞加持灌顶！

吽慧到彼岸，集事世至尊，
威力总摄意，乞加持灌顶！

法语六字金刚声，诸佛如来皆加持，
法藏精要至无上，乞求灌顶并加持！

以水灌顶，罪垢净除，余水灌顶，头顶无量佛庄严。

俺具五智慧，嘛遍一切慈，
呢引导六众，叭息一切苦，
吽焚众苦厄，吽聚诸功德。
六字被加持，雪域众有情，
愿往解脱道！诸佛悉加持，
最精密要藏，福利来源出，
成就的根本，往生善趣阶，
禁闭恶趣门^⑦。

由此不难看出，吟诵六字真言具有莫大的神奇威力，这一点西藏广大信徒体会的最深并深信不疑。藏传佛教更是将这六个字视为一切根源，信徒循环往复念诵，即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是去苦成佛的修习方法。

六字真言在西藏也叫“玛尼调”，更有广大僧俗群众称它为“神曲”、“佛曲”。这是对观世音菩萨大悲心咒五体投地的崇敬，也表现出了藏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他们美好善良的心地。吟诵者不分时段，身、语、意齐聚，表情虔诚，目光向

佛，神情专注，喃喃呢呢，嘈嘈切切，由心而发，玛尼调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图1）。

这是我们从吟诵玛尼神曲这一元素去理解玛尼石的。

凡是去过西藏和没有去过西藏，但看过表现西藏内容题材影视作品的人，都对信徒手里那不停转动的小经筒印象深刻，这个小经筒就是“玛尼轮”，也叫“转经轮”、“转经筒”（图2）。

玛尼轮是祈祷诵经时用的法器，桶状，中间有轴，内装六字真言等经文。种类较多，大小各不相同。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一是信徒手执摇转的玛尼轮。二是寺院回廊架上的玛尼轮，一般由铜皮或牛皮刷漆制成，上面刻六字真言，几十、上百个排列成行。三是玛尼经轮房，里面安置固定的玛尼筒，大小不等，多出现在村子里。此外，还有水动、风动、烟动的玛尼轮。

玛尼轮不停地摇转，其寓意等同于诵经的次数，越多越好，越多越善，越多则功德无量。

有具体形状的玛尼轮以手摇动、拨转，水动、风动、烟动的玛尼轮借自然之力转动，这些是工具类的。还有一种玛尼轮，是靠信徒的心灵、意念和身体力行的绕转推动的。这是我们在西藏悟出来的，这种玛尼轮是无形的，我们称之为“时空玛尼轮”。

转经，转寺庙、佛塔，转高僧大德修行布道之地，转神山圣湖等便是时空玛尼轮。

藏传佛教的中心道场——拉萨，每天都有千里迢迢到此朝拜的信徒与当地居民沿着大昭寺里面的转经道“囊廓”不停的绕转，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帕廓”，在帕廓转着转着又转到了“林廓”。途中，信徒们在佛像和圣迹前停下匆匆的脚步，瞻礼赞叹，祈祷磕头后又继续绕转。

人们都知道圣城拉萨的八廓街是围绕大昭寺的环形商业街，其实，它最早就是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后来才有了房子和店铺。八廓街是拉萨三条环形转经路的中层，里层的是囊廓，外层沿拉萨河、药王山、布达拉宫、小昭寺绕转整个古城的就是林廓转经路了。这三层时空玛尼轮在信徒的绕转下被推动了，整座城市转了起来（图3）……

转念青唐拉^⑧，转岗仁布钦^⑨，整座神山转了起来……

转纳木措^⑩，转玛旁雍措^⑪，整个圣湖转了起来……

跳起热情的圆圈舞——锅庄，整个勤劳善良智慧的民族转了起来……

念诵玛尼神曲，转动玛尼经轮，歌之，舞之，绕转使精神得以升华，推动时空玛尼轮，藏民族在不断超越自我。

这是我们从转动玛尼轮这一元素去理解玛尼石的。

玛尼堆是由很多小石块堆起来的，很像一个小山包。我们在藏区看到的玛尼堆有两种，一种是由转经的信徒长年累月，一

人一石堆积而成，我们称它为“准自然玛尼堆”（图4）。这种准自然玛尼堆是玛尼堆的本质，是藏族原始的灵石信仰崇拜，是苯教文化的产物。在藏族的原始信仰中就有白石崇拜，并兼有对所有石头的崇拜。这种玛尼堆的特点是自然界中的小石块或小鹅卵石，没有人工雕刻的文字或佛像等石刻。另外一种是在刻有六字真言咒语、经文、神佛像等玛尼石经人工堆垒的石堆，这种玛尼堆是由准自然玛尼堆演变而来的（图5）。

玛尼堆起源于苯教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在苯教崇拜的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雪山、冰川、河流、森林、土石、草木、飞禽、走兽等一切物象中，对大山、巨石的崇拜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原始宗教的共同特征。

云雾弥漫的雪山峻岭，变化多端，使人们感到神秘莫测，相信在每座山上都居住着无形的鬼怪精灵。他们喜怒无常，善恶无定，主宰着山下周围的一切，并能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施加影响，是万万不能触犯，一旦触犯了他们，便会招来灾祸。冰雹、雪灾等都被视为山神对人们的不满和惩罚。只有敬畏山神，崇拜山神，祭祀山神才能保佑社区和人畜平安。因此，人们在山坡、山岭、村庄、路边堆起玛尼堆，向山神表示敬意，以至在所有被视为有神灵的地方堆起玛尼堆。

遍布西藏的玛尼堆，其外观形似山丘，是模拟山形的结果。我们还看到在山岭上由若干普通的石片、石块垒起的众多“小盒子”，顶上放着几块尖尖的石头，也叫玛尼堆，那是为山神建造的“房子”，是山神的居所，象征山神所在或所依之处（图6）。人们在经过玛尼堆时，要默默祈祷，再添放一块石头，然后在附近垒起一个小房子。所有这些都是祭祀，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实现一个目的——敬畏、崇拜山神。

“玛尼堆在西藏的历史是悠久而漫长的，它是在藏族原始崇拜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是原始苯教思想的产物。虽然佛教传入西藏后，佛苯之争，两者交融，玛尼堆所承载的意蕴及外部形式都渗入佛教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玛尼堆意蕴的指向是神而不是佛。人们生活在世上由于生活负担太重，因此烦恼亦随之增加，这些苦恼来源之一就是自然界的压力——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思想极不发达的蛮荒时代。承受压力太大而无法抗拒时，人们则从现实中脱离出来——表现为幻想。由精灵说而产生灵魂、魔鬼说，其实质都是自身情感冲动的投射。玛尼堆其实就是上述思想认识和情感的产物。玛尼堆产生的上限应该是藏族的自然崇拜时期，下限是由自然崇拜向神灵崇拜的过渡时期。藏族先民是以象征的方式，以玛尼堆的形式把抽象的事物变为具体的事物；把未知的事物变为已知的事物；把无形的事物变为有形的事物；用理解的事物来表现神秘的事物；把经验的事物变为理解的事物，并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藏族先民是按照培养自己的文化模式来理解和组织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周围的环境，根据文化创造出来的精神装置，把没形状和紊乱无序的世界改变成具有当时意义的形态，然后根据这一活动所得到的对

于世界秩序的容纳来认识世界。玛尼堆意蕴的建立及传播，对人们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协同人们的心理，并作为共同的遵守，维护共同的秩序。至少在当时起着这样的社会作用。”^⑫

刻有佛教文字咒语及佛像的玛尼堆是佛教及佛教文化艺术传入西藏并与苯教文化相融的产物，随着佛教在藏区的普及，信徒们也和一些独立成型的玛尼石刻摆放到玛尼堆上，赋予了玛尼堆新的内涵，并将它纳入佛教仪轨，从而使之成为苯、佛共有的崇拜物，具有了浓重的佛教色彩，以至到后来专门修建玛尼堆、玛尼墙、玛尼龛和玛尼塔。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玛尼堆全部佛教化了，在苯教势力较为活跃的地区也可以看到苯、佛两种玛尼堆并存的现象。

玛尼堆与玛尼石是有区别的，它们不是一回事。一些文章把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没有弄清楚二者的本质和属性。

这是我们从玛尼堆这一元素去理解玛尼石的。

还有一个元素就是玛尼杆，藏语称为“塔钦”。

玛尼杆上缠、挂经幡（俗称风马旗），基座是用石头垒砌的。寺院门前的玛尼杆缠绕经幡，坚实高大，是藏传佛教的标志性建筑（图7）。山岭、旷野上的玛尼杆挂飘经幡，借风力吹动，等同于念诵六字真言（图8）。

据说最早为广布教义而高竖玛尼杆的是噶举派，后来为藏传佛教各教派采纳。玛尼杆所包含的神圣内容代表着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教义和教理，通过玛尼杆实现沟通世俗与佛国世界神灵的对话，这根指向天国的幡柱满足了信徒精神世界所需要的理念，是坚定信念的精神之柱。

以上是我们将玛尼调、玛尼轮、玛尼堆、玛尼杆这四种元素调动起来以后，针对如何理解玛尼石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发现，从最初万物有灵，畏鬼敬神的万神崇拜到佛、苯相融后，用佛的威力来镇服妖魔鬼怪的敬佛镇鬼、禳灾祛邪、追求美好生活的信仰承载着藏民族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我们在一个景象中看到了这样一组生动的画面：信徒们吟诵六字真言，手转经轮，往玛尼堆上添一块石头，别一小片布条、羊毛或经幡于玛尼杆上，在刻有佛像的玛尼石刻墙下合掌顶礼，静默祈祷……因此，天籁之音玛尼调、天转之器玛尼轮、天垒之丘玛尼堆、天竖之柱玛尼杆与天凿之刻玛尼石在藏族精神世界中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联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最理想的载体。

对此，我们对玛尼石总结出这样一段文字，即：玛尼石是藏民族以石头为载体创造出的一种表达和寄托思想情感的宗教艺术，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玛尼石艺术的起源与产生

普通的一片岩石、一块石头或一个鹅卵石是不能被当作玛尼石的，只有在它的上面凿刻了咒语、经文、神佛像或宗教图案后才能被视为玛尼石，而且玛尼石是独立成形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玛尼石，也是我们衡量西藏石刻或判定这些石刻是否是玛尼石的唯一标准。

那么，玛尼石起源于何时呢？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西藏石刻艺术历史悠久，其源头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石钻、石矛、石锄、石铤等打制、磨制石器，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石器，特别是西藏岩画的发现，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藏族先民最早的石刻作品。

这里，我们侧重看一看岩画，由于已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就不妨简录下来。

西藏古代岩画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西部和北部的高海拔地区，藏北的那曲、文部，阿里的日土等地。制作手法以敲凿和磨制为主，表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远古时期西藏高原先民原始的宗教、生产及经贸活动以及早期苯教祭祀、苯教信仰符号等内容。依据岩画的内容，西藏岩画一般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苯教文化兴起之前，岩画表现的内容是游牧狩猎活动，大约发生在距今4000~5000年的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藏北加林岩画群、定日门吉岩画点等，多以麻点通体敲凿为主，形象有符号化倾向，呈剪影形式，内容中动物的表现较多。手法古朴稚拙，已出现明确的情节性表现，而且处理得相当概括。二是早期苯教文化时期，很可能是古代西部象雄文明时期的岩画，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内容出现了早期原始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巫术祭祀活动场面及苯教信仰符号。较为典型的是阿里日土齐吾普岩画和任姆栋岩画群。齐吾普岩画表现的可能是古代民族的迁徙活动（或贸易活动），任姆栋岩画群表现了早期苯教祭祀中的龙母崇拜、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的诸多内容，出现了正在进行巫术活动的鸟首人身的巫师和头插羽毛骑羊的巫师。有沙漠动物鸵鸟和骆驼，似乎暗示着远古的西藏同西域、中亚等地存有通商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岩画仍有通体麻点敲凿法的使用，但已向线条表现方面转化，制作以线条轮廓的磨制法为主，线条表现粗豪简约，轮廓分明而富于变化，并开始注意细节的表现。三是一种风格较为独特的岩画，大致属于比较晚期的岩画。内容以狩猎和动物表现为主，特点主要是表现手法上装饰性加强，体现出一种轻盈华丽的风韵。这类岩画中的动物，如牛、羊、鹿、犬等均在躯干上绘有S型或多层螺旋纹样，既有表现动物躯体内骨骼结构的意图，又富于装饰美，线条流畅自然（图9）。^⑬

岩画是我们的祖先以很自然平常而又愉悦的心态，面对与他们朝夕相处，既熟悉而又琢磨不透的事物在巨石上敲凿打磨出

的一种影像，在现代人的眼里近似儿童画般的稚拙。岩画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生活生产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诸多信息，折射出高原先民认识事物的思考和情感。研究者们认为是研究西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我们更多地将其看作是祖先们无意间留给后人的宝贵石刻艺术遗产和一笔永恒的精神财富。

岩画是现代人类迄今所能看到的刻画在岩石上最早、最古老的石刻、绘画艺术。但岩画就是岩画，它不是玛尼石刻作品。

有一个传说讲述的是西藏古代的放羊人阿嘎，在放牧时幻觉中看见一个美丽少女，立刻想与她结为夫妻，并将她刻画下来的黄粱美梦。这个传说故事还与西藏绘画、雕刻中“日母”^④二字的产生有联系。该传说作者已在《西藏扎嘎里艺术》一书中运用，并进行了分析，企图寻找西藏民间扎嘎里绘画艺术产生的根源。

作为探究玛尼石刻艺术的起源，我们再次提到这个传说，看一看是否能有所突破和收获。

传说中阿嘎把画在石板上的少女像用铁凿刻了下来。我们注意到了“用铁凿”这三个关键字传递的重要信息。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这时西藏社会已处于铁器时代了，人们已掌握了冶炼铁的技术并能制造生产工具，已告别了用石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的文明。铁器时代在春秋末年，为公元前5世纪，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使用了铁器。

传说中阿嘎用木炭把美女活灵活现地画在石板上之后又刻了下来，并说这是山的女儿日吉普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前文我们讲，只有刻上了咒语经文和神佛像等宗教图案的石头才是玛尼石。这是玛尼石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独立成形。那么，阿嘎刻的这个少女像，我们认为符合并具备了玛尼石最基本的条件。另外，它还具备了玛尼石神佛像的要素。这个“山的女儿”明显隐喻着原始宗教视山为神的自然崇拜。西藏神话中不乏对女山神的敬仰与崇拜，其中著名的就是珠穆朗玛峰脚下定日县的长寿五姐妹的神话，她们个个年轻美丽，掌管着人间的福禄寿辰。其形象在西藏雕刻和绘画作品中表现较多，屡见不鲜。因此，“山的女儿”就是女山神。此外，“活灵活现画出来并刻下来”，这让我们通过想象看到了美女妩媚的表情和翩翩起舞、婀娜多姿的体态。同时，也反映出西藏石刻艺术逐渐告别了岩画通体麻点的简单粗拙的制作方法，向着更高的表现形式发展。

传说中人们看到阿嘎的石刻美女以后，就习惯把所有刻画人物及自然物像统称为“日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以为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各地民间艺术家画、刻的人物和自然物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形象具体，人们自然就已

经很习惯地把这些绘画和石刻统统叫做“日母”。而阿嘎则是西藏众多民间艺术家的代表，他的作品并不是孤立的。人们通过描绘刻画自然物像及神灵愉悦心灵，祈佑福满，表达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段文字，即：西藏玛尼石刻艺术的起源大致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如果阿嘎在石头上画刻出来的美丽少女被视为玛尼石的话，那么，这就是西藏第一块玛尼石，此石应追认并命名为“日吉普母玛尼石”。

西藏古代石刻是藏族人民在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艰苦耕耘，探索实践，培育创造出来的艺术。有的文章认为西藏石刻艺术和玛尼石的起源是受外域的影响，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才有的东西，岂不知这仅仅是“流”而不是“源”。西藏石刻艺术的根源在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这种文化基因是土生土长、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为西藏第一块石刻追认命名了一个佛味十足的名字，但也丝毫改变不了西藏石刻艺术和玛尼石刻艺术基因的本质属性，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试想，在古代西藏，在封闭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下，高原古代先民的石刻是受到外来石刻艺术的影响和启发而创作的，那才令人匪夷所思。

寻找到玛尼石的起源之后，再觅其是怎样产生的仍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努力。

西藏历史告诉我们，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时，雅隆河谷一带（今西藏山南地区）有一个叫“悉补野”的部落渐渐崛起强大，统治这个部落的头领就是传说中的西藏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赞普聂墀赞普。悉补野部落在长期的部落联盟战争中，先后征服兼并了若干小部落，成为当时青藏高原上最强大的部落。相传聂墀赞普还修建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和第一座苯教寺院雍仲拉孜寺。

修造这两座建筑的主要材料当然是石头、泥巴和木头。石头不经雕凿是无法垒砌的，木头不经规矩又怎能成为梁柱。盖房子，尤其是盖宫殿、寺院这样的大房子就不仅仅是为了居住，它还是人们美化生活的过程，同样也是艺术创作和实践的过程。空房子里如果没有石刻、木雕等偶像、图腾崇拜物和绘画装饰就算不上宫殿和寺院。居住在洞穴的原始人都喜欢在洞壁上涂涂抹抹，何况已有审美能力的古代人。虽然当时的石、木雕刻及绘画作品现已无存，但这是不用考证便已知的存在。

到了第三十一代赞普囊日伦赞时，悉补野部落经济不断发展，畜牧业水平逐渐提高，而且有了早期的采矿业，可以冶炼金银铜铁。囊日伦赞先后出兵征服了苏毗、藏博、达布等地。文化交流此时亦开始接触中原内地文化，汉地和印度的医药及历算知识也分别从东西两路传入，人们修建了琼瓦达孜宫。我们从现在的遗址中可以想象出此宫当年的规模和华丽程度。

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诞生了一个在今后影响了西藏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松赞干布，他继位赞普后，首先平定了贵族内部的叛乱，继而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雄才大略一举兼并了其他部落，实现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宏伟蓝图，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